

照相术

马来街3号有一间欧洲人开的照相铺，帮他打理日常业务的是个瘦高的年轻人，相貌很讨喜，黑头发，眼底带绿，还有一个比东方人略翘的骄傲的鼻子。时常都有马来街上的姑娘三三两两地来寻他。她们行走在并不宽敞的街道上，脚步碎花般轻轻地落在五脚基筛下的阳光暗影里，一路经过密匝的咖啡店，花店，杂货店，车衣铺，小诊所，棺材铺……还有店门外整齐排列的待客的人力车。姑娘们到了就十分礼貌地讨价还价一番，然后集体付给年轻人几块钱。她们从未失望过，最快半个小时就能拿到镶在镀金铁框里的照片。她们有时将照片卖掉做摩登广告和明信片挣点小钱，或者附着简短家书寄回遥远的日本去。

年轻人学习照相术已有两年，他受那欧洲人的影响追求自然主义，擅长捕捉瞬间的光线和人物情感。照相铺内背景虚饰且浮夸，但他从不要拍摄对象做出娇揉的姿态和虚伪的笑容。然而，底片上的姑娘又几乎全部落入某种刻板形象，她们面对镜头时的惊慌和懵懂、或者脸孔上稍纵即逝的忧伤全然不见，最终凝结在镀金框里的内容无一例外：以异域风格装饰为背景，姑娘们体态娇小肤色白皙，装扮性感甚至裸露，羞赧的眼神中掺杂着原始的诱惑，仿佛在说，快来罢，这里是浪漫神秘的东方，予人随心所欲的情色天堂。

年轻人这一年19岁，他在马来街那间米铺长大，其母是日本人，阿叔从潮州来。他曾以为叫阿叔是因其太老，待他长大才明白母亲不是正室，阿叔在唐山另有妻儿，但阿叔始终亲切地唤他“吾儿阿财”。阿财眼底的绿和阿叔不一样。阿叔啪啪地拨着算盘，眼睛越过鼻梁上的老花镜看他，瞳色棕黑。那不是他人生的榜样。

为这不明来历的绿，他既骄傲又自卑，十分疑惑自己的身份，但母亲常常讳莫如深。为这绿，他一厢情愿地在情感上亲近殖民统治者。他总觉得那会照相的欧洲人是整条街上与自己血统最相近的。他拜师学艺，打理照相铺任劳任怨，认同并实践着欧洲人秉持的艺术理念，几乎每一帧照片都在模仿其以帝国之眼来审视这个蓬勃的港口城市。东方人，从温婉轻盈的女子到辗转辛劳的男子，皆是被猎奇被矮化的对象，或被粗暴地物化成殖民地的自然风景。

某日的清晨再普通不过。马来街宛若因疲惫而沉睡的舞娘，指尖还印着昨夜的蔻丹。店铺都很冷清。那些两层三层的老旧店屋刷新漆，色泽浪漫，临街的墙上饰有浮雕花纹，每扇木制窄窗的后面都藏着一个美丽多情的姑娘。倒屎佬挑着粪桶来过又离开，隔夜的粪尿气息穿街过巷久弥不散。直到母亲顶着盛夏阳光慌乱地冲进照相铺，脸色苍白，见到他却很犹豫地问：“能帮我们拍张照片吗？拜托了！”

这天拉车佬在凶猛日光里啪嗒啪嗒地跑了半个钟头才出城区，扑面而来的是蔓延的热带雨林，辗转的乡间小路，和随意点缀着的房子。一路上母亲的表情十分凝重，他亦不好开口。他们抵达城市东郊时已近中午，在一处宅院外下了车，他进到院子方明白母亲为着出席一场葬礼。前来送别的只有几个衣着简朴的中年日本女子，为逝者的祷告正在进行，大家很低声地哭泣和彼此安慰。除了他没什么年轻人。他想自己来并没有很特别的理由，不认识逝者或其他人，就搬把藤椅到院子里，坐在棕榈树下吃点心喝汽水，脚边走来走去的是两只长着五彩尾巴的公鸡。他以手掌遮住眼皮上强烈的光线，望见屋子正中的棺椁瘦瘦扁扁，更显得室内黑暗。

葬礼还算顺利，他跟随众人赶在黄昏前将逝者安葬在城市北郊的墓地里。石碑一枚小小细细，面向西方极乐世界，正面低调又简陋地刻着“释尼贤德信女位”，碑侧刻有大正五年九月六日行年卅七岁。大家此时都安然接受了伊人已逝，表情肃穆地围在墓碑旁请他拍一张集体照，离开墓地时，还简略地告诉他有关逝者：在马来街做妓女，上月底发现不治之症，借妈妈桑在东郊的房子休养，刚来几日却躲进杂物间自焚了。她唯一的遗言以歪扭且模糊的平假名写着：“请照顾松男，拜托了。”

想是在墓地吹了风，当晚回到米铺他就卧床不起，一连几天高热，病好后还在街上听到些流言蜚语。他心里结着疙瘩，照相铺没什么生意时照旧背着沉重的器材外出摄影。他总想着，如果百年之后还有人纪念这座彼时已年迈的城市和老旧的 19 世纪，那一定有他的功劳，因为此刻他是如此热忱地为这块殖民地记录着欣欣向荣的印迹。

这天阳光媚人，未到港口就嗅到海风腥咸。他运气不错，不仅满意地拍到了帝国威严的钢铁巨轮正在抛锚，忙碌如蚁的东方苦力何其微渺，还偷拍到了一群刚刚登陆的爱尔兰水手，他们每个人都有一副骄傲的翘鼻子。他们想必已在海上漂流了个把月，原本高贵的白皙皮肤晒得通红粗糙。他们正热切地冲向马来街，浅色的眼底闪烁着疲惫和渴望。那条街上的姑娘们今晚就要忙得团团转了，喝空的啤酒瓶子随时都会从虚掩的欲望之窗里扔出来，砸在街头那几个欧洲老妓女的头上，她们正在因无人问津而破口大骂。那名殖民地马来警察也要站在街角说：

“看吧，这么多红毛人，说不定今晚就要出什么乱子！”

其实他也常去街尾找一个叫阿美的日本姑娘，妈妈桑见到他就对着楼上造作地喊：“阿美，你男人来啦！”他不是富有的顾客，但在阿美和妓馆的众姐妹眼里，由于掌握照相术，他是个洋派的人。那些九州乡下来的日本女孩年轻又贫穷，善解人意却很土气，不大识字，有些还保留着农家女儿的粗俗做派。他常质疑她们过于挥霍，有钱就喜小赌，饮酒吸烟，买华丽衣服和化妆品。

“没有一技之长的姑娘，你们老了该怎么办？”

“老了？”姑娘们总是掩着嘴笑，纤纤玉手摩擦着他脸颊上的雀斑：“我们还未未必能活到老的那天呢，现在的生活比起在日本至少每天都能吃到米饭哟。”

爱尔兰水手离开后第三天，他就去找阿美。当晚耳鬓厮磨时心头一沉，开始相信那些传闻：母亲曾喝过花街之水。莫非这就是他眼底绿的由来。阿美在他胯下扭动，他身体紧绷绷的就想起阿叔，他的翘鼻子和脸颊上的雀斑可不是阿叔能给予的。他精力散尽就疲惫地想，阿叔腋下夹着算盘搭车仔去找顾客收数，拉车佬话不多，总是咧开嘴巴恭敬地笑，跑起来比马车都快，啪嗒啪嗒地融化在炽烈阳光里。他觉得双目有点刺痛，刚要揉，就听见妈妈桑拍打着阿美的房门：“先生你的时间到了，请出来吧。”

那天起，他内心愠怒，对母亲暗怀些许鄙夷之情，思忖着她对那些流言心知肚明，她有责任给他些解释和暗示，譬如她曾经的职业，又为何要去参加一场冷清的妓女的葬礼。而母亲的

眼神似乎越来越闪躲，言语愈发谨慎。某日，他陪母亲搭车仔去大坡帮阿叔给顾客送米，恰逢一场暴雨，溅得街上到处是红色的泥巴。拉车佬爬陡坡时腰身挺得过直，脚一滑就把车子仰面掀翻，他和母亲都摔在地上，米也撒了。母亲爬起来坐在雨中放声痛哭，还以沾了红泥巴的手去安抚他正在流血的脸，泪眼迷蒙地直视着他。他心一紧就赶快说：“妈妈，我们回家吧。”母亲依然哭，没有叫他阿财，而是说：“松男，她才是你真正的妈妈……”

他摔破的嘴角抽搐起来，万没料到事情竟是这样的。

他在暴雨中狼狈地拾着大米，遂记起有位朴素的女子常来米店看望母亲，喜穿雅致的和服，腰间严谨地系着一条带，偶尔穿马来人的丝制沙龙。童年时他对那女人好奇过，她亦不拒绝他，每次来还送他玩具和食物。她倒是对少年阿财保持着距离，即害羞又恭敬，似乎也曾来过照相铺，混迹在三五成群的日本女人之间，请他为之留影。

那是他的生母吗？他难以启齿去问。

当夜他痛苦地失眠了，翌日早起去照相铺慌乱地翻寻那些旧照片。他非常忧伤地搜索着记忆，并和眼前所见对比着。他没能准确地认出那个女子，却突然发觉照片里那些所谓性感尤物脸上也流露着人生的苦难，而他此前始终视而不见。此时欧洲人正盯着他，目光锐利，洞察天机，他若无其事地别过脸去。

但又怎能真地若无其事呢？

他心底已经起了轩然大波，和隐藏的羞耻。

那之后他很久都没有去找阿美，而是到马来街的后巷游荡。总有几个滞留在南洋的日本老妓女在黑暗中招徕路人，巴望着挣点小钱。生意惨淡时，她们便成排地蹲下来，从队伍的头至尾向下传送着一支注射了吗啡的旧针筒。他主动给她们香烟和几块叻币，请求为她们拍照。老女子们惊讶地连针筒都掉在地上，但也配合了。透过相机孔眼，他第一次开始试图理解生命中的困顿和悲凉。

他选中了一个笑容和蔼的老妓女，径直跟她上去到一座脏且破的旅栈二楼。他支付了三晚的价钱，却只为一夜闲聊。水火灯光细弱，照见她左肩一条陈年伤疤，长度是他将手掌摊开从中指尖到掌根的距离，暗紫色肉痕微微凸起好似一条毒蛇，从她皮肤松弛的脖颈根部盘亘到枯萎的肩头。他想着无数男人的手掌曾在那里潦草地划过，她便对他慈祥地一笑，说在她还不算老的时候，只有一个唐山来的嫖客问她怎么弄的，但那只是求欢前象征性的问候，对方并没有兴趣知道答案。

他关切地询问她几时来的南洋又欲几时归日本，她都不置可否。他又孩童般央求她讲讲花街上的风流韵事，譬如日本姑娘和红毛人的故事。她猛吸一口他敬她的烟，大笑着说沧海可以变桑田，一百年前花街还是沼泽哩，这里何来真情挚爱，哪个男人不是吃着女人的经血长大的？

他脸一红，今夜他不是嫖客，而是一个儿子。

那夜他收获颇丰，黎明即将到来时，他断续地听到这条街上许多人的许多事情，并努力将碎片拼凑，一厢情愿地以为那就是关于他生母的一切。

她死后葬在日本人墓地，留名贤德信女。无论自愿与否，那瘦小的石碑必将和其他往生者一样背向日本。人们只知道她的花名叫雪女，姓甚名谁少为人知。她也曾拥有美貌，喜爱杜松子酒，劝客人喝自己也喝到醉。她待客时表现放荡，却恪守道德规范。她贫穷，但诚实。有人隐约知道她有一个儿子，日本名字唤作松男，父亲是名职务不高的驻新加坡爱尔兰士兵。她生前只会极少的书写，譬如松男这样简单却和她息息相关的名字。她还会在那名字下画两个小人，左边长发的是母亲，右边小小的是儿子。

他多么想知道，母亲此生是否时常都感到幻灭。欠妓馆的债利滚利，她卖身半生都没还完，还要寄钱回日本。当海外妓女的人格被祖国一贬再贬，当她年老色衰又染梅毒无人依，她便将煤油洒满和服，任熊熊烈火吞没她肩头盘踞的毒蛇。自焚是她唯一可驱魔的仪式。

他想象着，年轻时她曾无数次盼望过的结局无非是有着绿色眼睛的爱尔兰士兵退役时能带她离开花街。而这话男人不主动说，她怎好逼他呢，尽管他们有一个两岁的儿子。那晚，爱尔兰士兵又来了，带着酒和几粒酸涩的桔。饮酒之后，他们熟练地享受肌肤之亲。新加坡的夜不长也不短，那一晚无雨亦无风。

翌日清晨妓馆里静悄悄的，只有女仆和厨子在忙碌。门外来了一个不合时宜的嫖客，纠缠着睡眼惺忪的姑娘求欢。一切都很普通，甚至百无聊赖。

只有他母亲的尖叫是突兀的。

她右手捂着肩头从房间里跌跌撞撞地逃出来，左手顺势抓住二楼楼梯口的木质栏杆才勉强站立。鲜血从她右手的指缝涌出来浸染了素雅的和服。她呼叫着：“妈妈，我的男人要杀我！”

霎那间，人们从妓馆的四面八方跑出来上到二楼，挤在她的房间门口向里看。那男人正疯狂地挥舞着一把剃刀，由于沾上了血迹，凶器变得迟滞。那男人的喉管已经被他自己切开，榻榻米上满是腥膻的鲜血。女人们尖叫着向后躲，妓馆里唯一的男子——强壮的厨子冲上去夺下了他手中越挥越慢的剃刀，他立即瘫软在地上。妈妈桑著他平躺，将洁白的毛巾系在他喷血的脖颈上，脑后垫高点东西，让他临终舒服一些。

爱尔兰士兵已经不能说话，他艰难地指着窗台的方向。妈妈桑发现那里有一张纸，以英文写着：“我即将退役并离开这里，我不想失去我的姑娘。请将我们埋葬在一起，麻烦照顾松男。占有你，我挚爱的殖民地！”

和以往每次凶杀事件一样，消息在马来街传得飞快，警察和验尸官已经赶在路上了。此时妓院门外已围观了好多人，他们等着尸体抬出来，是一具还是两具呢，好奇的眼睛睁得大大的。

姐妹们都劝她快点去街角找那个德国医生包扎伤口。她不舍得离开。她此刻也挤在二楼的人群中透过那扇窄门去窥见那个昨夜和她欢好的男人，那个她几年来与之精心培养情感的男人。她捂着伤口，痛得几乎要跌倒。男人的眼皮越来越沉重，却还不甘心不肯合上，目光依然在人群中搜索。这就是爱尔兰情人留给她的最后一个印象：围着汨汨渗出鲜血的白毛巾，他终于看到她时绿色的眼睛似乎一亮。

从此，他将在心底无数次温习这个故事，因它对他此生的羞耻和痛苦有所提示。

他将继续热爱照相术，只是那双殖民之眼被真正的艺术之眼所取代。他生命中突然揭开的谜底改变了他对世界的认知，并终于明白，殖民地的风土与人物皆有其独特灵魂，照相术无非是一项死板的技艺，重要的是他虔诚的眼和悲悯的心。他从一个迂腐的照相者成长为有所觉醒的摄影师，并常常相信，那时那刻，若他能将镜头拉近并聚焦在父亲的脸上，父亲最后与母亲目光对视的时候，眼神一定是复杂的。

（字数：4999）